

往事如烟



美丽的山茶花

门前山茶舞东风

唐雪亮

哥哥拍来照片，老家门前的两株山茶花又开放了。看着那一朵朵红似火的山茶花缀在肥绿的枝叶间，俨然两簇熊熊燃烧的烈焰在东风中舞动，往事又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……

那时，一家人住在一幢泥坯房子里。父亲最大的特点是走路，脚步快，步子重，头胸前倾——都是常年急着做农活养成的行走习惯。每当干活回家晚了，常常人未进家门，远远地就能听到他的脚步声。

父亲一直很苦，在他还没有成年时，奶奶就去世了，虽然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读了高中，在村里算是非常高的学历了，但仍然改变不了命运。母亲同样苦，姊妹多，书读得少，为挣几个可怜的工分不得不辍学务农。他们两人走到一起后，有了姐姐、哥哥和我。他们把曾经的苦难深深地埋在心底，艰辛地养育着儿女。

小时候，最惊讶父亲吃鱼。每每下雨涨水，他就戴上斗笠，披上蓑衣，腰间绑上鱼篓。一切装束完毕，他便急急地背上支好鱼网的竹篙去河边，寻找最佳网鱼位置，一般是洄水沱。记忆中，只要父亲出去网鱼，我们便有了“打牙祭”的机会，通常都不会空篓而回。鱼搞回家了，母亲总是先将一锅清水煮开，往里面撒上一大把葱花和姜末，再把鱼洗净入锅，然后用大火焖上十几分钟，起锅时撒少许盐。这样一来，一大盆色香味俱美的清汤鱼就好了。

这时候，父亲总要从床底摸出他珍藏已久的高粱酒，吆喝我赶紧洗好那已灰蒙蒙的酒杯，美美地喝上几杯。滋一口酒，父亲从菜盆里夹起一条三寸左右的鱼，自鱼头吃起，只见他抿起嘴巴不紧不慢地嚼着。只一会儿，一条鱼就下肚了，不吐半根刺。我们很惊讶，面面相觑，父亲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晓得不，这样吃，不浪费，鱼骨头还补钙嘞。”

早晨，父亲扛着锄头下地了，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生火做饭。我也起床了，或扫院子，或拌鸡鸭食。碰到放假了，不想做农活的我，便自告奋勇去放生产队轮流看养的牛儿。一来可以骑牛背，二来可在牛背上看看《三国演义》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

1991年9月，刚40岁的父亲突然撒手西去。从此，父亲吃饭的那个位置总是空着。

父亲的离世，让本就贫寒的家，处境越发艰难，可母亲仍坚持供哥哥和我上学。她日渐佝偻的身体让我和哥哥心疼不已，学习之余，我们尽可能多地承担各种农活。打猪草，割稻子，卖雪糕赚油盐钱，冬天还去山上砍柴。有一回，我不慎让柴刀砍着了脚背，鲜血直流。即使这样，我还硬撑着一瘸一拐地将一捆柴扛回了家。母亲见状，呼天叫地，抱着我泪水长流……

在母亲栽下山茶的6年后，我参军到了部队，此后左手钢笔右手钢枪，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哥哥大学毕业后，成为工程师。这对于母亲而言，是莫大的骄傲和荣耀，她说我和哥哥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幸福，她的苦没有白吃，今生很满足。

而今，那幢老屋已被大哥的四合院取代，唯有门前母亲栽下的那两株山茶花年年岁岁开放，不误花期。看到它们，我总会忆起与母亲共克时艰的岁月，有如珍珠的形成过程——如果没有沙石植入体内的苦难经历，平凡的河蚌怎会孕育出璀璨的珍珠？

此刻，端详着手机中绽放的山茶花图片，一语萦绕耳边：岁月多馈赠，往事不苍凉……

亲情友情

母爱如生命之水

林钊勤

每当朗诵起孟郊的《游子吟》时，就不禁想起我的母亲……

母亲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坚强乐观的人，心灵聪慧，做事沉稳有度，热爱生活，勤劳肯干，如阳光一般温暖，从小到大，为我遮蔽风雨。

对于母亲，记忆最深的是母亲为我织的毛衣。小时候，家境不富裕，看邻家孩子穿新衣服，自己便哭闹着也想要。母亲有些无奈，好在她有一手织毛衣的好技艺，那密密实实的毛线，如同母亲的爱一样温顺；不知道母亲织了多久，也不知母亲是否被锋利的针尖扎伤过；只记得，母亲将毛衣穿在我身上时，是发自内心的欢笑；虽然手工毛衣不如市面上卖的那么精美，却异常温暖厚重，我从心底里感受到了舒适与温馨。

那毛衣我至今保留，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职场打拼，走到哪里，我都要带去，犹如母亲在我身边一样。说起此事，母亲总是笑我，那么大大个人，却还带着小时候的破毛衣……

我知道，母亲嘴上这么说，眼角的笑意却是藏不住的。

工作之余，我经常和母亲通视频，母亲老了，眼角的皱纹又多了几分。我知道，母亲的衰老，来自于她的操劳和对孩子的牵挂。在视频里，我看得出，母亲很想念我，即使嘴上不说，但话里话外，都是我。自从工作后，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，好好工作，与他人好好相处，不期望我们能够赚到多少钱，只希望我们能够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，有空就常打电话，家里啥也不缺。

是的，生活越来越好了，家里不缺啥，

却少了我。

我知道，母亲有些怪我。我大约有两周没往家里打电话了，母亲想念得急，只好主动打过来，却又怕打扰我的工作，只是简单说了几句，一切都好，身子骨也硬朗，随后便叮嘱我注意休息之类的话，之后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放下电话，我深感愧疚。一直以来，我最忽略的还是母亲。我当即请了小假，处理好工作，买了当夜的票，只想给母亲一个简单的拥抱，或者吃她包的猪肉大葱饺子。

当我到家时，母亲一时无措，满脸的惊喜与慌乱，只是不住地责怪我不提前说，她也做好准备。说家里乱，没怎么收拾，一边让我坐，一边就要给我做好吃的。

母亲一直笑着，眼睛却有些湿润了。随后，又怪起我来，工作做好了吗？回家不打招呼，让人不省心……在母亲转身的一刹那，我看见母亲两鬓的白发，额前日益加深的皱纹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夜晚，睡在老家的旧床上，盖着母亲新铺的床被，那淡淡的洗衣粉清香，让我睡得格外香甜。在梦里，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。我看见一个个忙碌的身影，那是母亲在侍弄菜园，那是母亲在为我编织毛衣，那是母亲在棉花地里摘取雪白的棉花。而我，在门口，在田间地头，吃着雪糕，喝着糖水……在母亲身边，我是那样的安心、舒畅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是很容易知足的，也总说知足常乐。或许，我一个简单的拥抱，一顿饭的陪伴，母亲都能开心很久，甚至终生不忘。

无论我们这些子女怎么变，母爱总是亘古不变的。当我们想着去报答时，却发现竟是如此平常，仅仅是吃她包的饺子，陪她说话，听她唠叨生活的琐事……

这让我想起一段老话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在外打拼，确实很忙，但也不要忽略了最温柔善良的母亲，端午节快到了，记得问候一声时刻牵挂你的母亲，能回家看看的一定回家哦。

母爱如生命之水，绵延不绝。



母亲织毛衣